

我思我写

《田野的黄昏》诞生记

《田野的黄昏》的诞生是一个意外。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偶然性。我不知道下一本何时动笔，要写什么——我只是持着铁风筝去捕捉文学天空的闪电，而难以预测及控制其后果。用法国作家基尼厄尔的话说：“我在读写中有一种不寻求达到目的的等待。读书就是漫步。写作就是游荡”。

20年来，我在诗、散文和小说这三条路上交替奔走，诗集及散文集各出版了几部，中短篇小说也在《花城》《天涯》《中华文学选刊》等发表了60多篇。我的诗人形象也被颠覆，被认为是闯入散文界的不速之客。

2011年初春，我从广州回到出生地，看到村巷空无一人，田园面目全非，一座逾300年的村庄仿佛一艘搁浅多年的大船，在沉寂中慢慢地磨损、朽坏。我有责任为出生地再写几本书。而《田野的黄昏》的任务，就是从时间与记忆的维度上勾勒故土的晨昏，与《少年史》《乡村游戏》《与父亲的战争》共同构成了“岭南乡土”散文系列。

我听到了故乡传来的挽歌：村庄正在荒废乃至消失。村庄的历史、文化、风俗乃至相关的一切，也在不断磨损、削减并坠入遗忘。30年来，我见证过它金色晚霞般的光辉，也感受到它如落日般急速下沉的绝望。由此，我写《田野的黄昏》，是为了给故乡留下一份文学性的记录，除了写山水田园，对农事或乡村生活的书写更是重心。

我出生于粤西乡间，跟随父母耕种到20岁。大自然塑造了我的心灵，也使我成为乡村美学和农民意

识的反叛者。家乡的建筑、作物、草木、风土、器具、生灵以及春种秋收的细节仍历历在目。村庄的节日、做社、游神及各种游戏也让我沉湎其中……我在乡村“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从往昔中提炼诗意，苦难才借此成为养料。按布罗茨基的说法，诗性来自于对日常经验的玄化，作家应当掌握语言的炼金术。我在话语上尽可能注重文学性，每一个句子都力求穿透事物，并在语言、思想、体验及情感等多种向度上具备应有的速度、力量和深度。

一个人的出生地，往往是写作的源泉，我有义务将其重新开辟为根据地。里尔克说，诗人的祖国是童年。作为在乡村出生并成长的一代，乡土是我在现实及精神上的故乡。我为此写过大作，除了该散文系列，还有诗集《陌生人诗篇》及小说集《挖洞记》等。

《少年史》讲述年少时的经历，村庄及田野只是背景。《与父亲的战争》主要写家庭与伦理，以揭示中国式父子关系的复杂性。《田野的黄昏》则以村庄为主角，在工业时代的背景下，以一个乡村数十年的繁荣兴盛为蓝本，从自然科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及哲学角度切入，通过揭示故乡沦陷的根源，映照出中国农耕文明逐渐崩溃乃至解体的悲怆历程，探寻新一代农民的生活方式。本书以出生地为叙述对象，以时间纵深及时代变迁为坐标（尤其凸显20世纪80年代对于个人成长及乡村文明转折的双重意义），以凤凰村的地理、历史、风物、习俗、伦理乃至农民劳作、休闲等方面为经线，以作者自由出入时空及多个领域的心理经验及思想脉络为纬度，多角度扫描南方山野景观

及叙述乡村生活的诸多侧面。

《田野的黄昏》在文本上有较强的实验性，打破散文的常规，挣脱固有观念，拓展精神空间，在内容、思想及写法上突破边界，迂回往返。该书富有形式感，结构恢弘，线索繁密。虽分章节撰写，实有整体上的构思及把握，章节之间相互渗透及补充，既独立成章又相互支撑，每一章节都犹如墙壁、柱廊、门窗和屋顶，建构了一座高大建筑物的圆拱和穹顶。譬如《生灵》一章，不光是介绍动物，更多的是人与动物乃至自然的关系；而《植物》一章，主体是写植物，又须臾不离人的劳作、种植及养殖，诸条线索是拧绞而为一体的。我书写的自然、野物、农事都是亲身体验，亦有奇思及异趣，人的成长、觉悟及生命贯穿始终。时间向来是一个整体，年月日乃是人为切割的幻象。那么，一个建筑于时间基础上的记忆性文本，最好也浑然一体，犹如首尾循环的时间之圆。我使用了打破线性叙述的复调叙事及网状结构。这种对时间的理解及处理，可能受到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影响。

《田野的黄昏》除了追忆，还有对当下现实的揭示与呈现。它不是基于线性时间上的简单回溯，而是对故土的人与事的整体打量。我无法预测它的命运，但也希望它在人世间获得知音。每个作家都有他的理想读者。理想读者有让人敬畏的水准。我尊重读者的方式，就是做好手艺活儿，无暇他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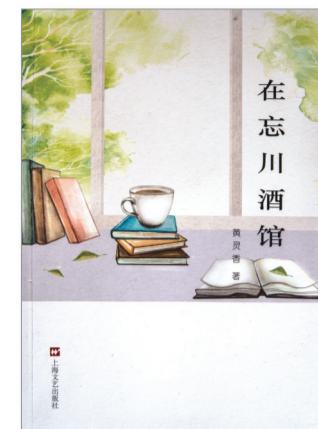
（作者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和第二十八届高研班学员）

□黄金明

桃李天下

黄灵香

为鲁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其散文集《在忘川酒馆》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作者任《天池小小说》主编10年来为杂志所写卷首语、分心境、触感、回味、光阴、选择五辑，共100余篇。内容关乎亲情、友情、工作与生活，笔意亲和而朴实，文字真诚而温暖。作者对文学的坚守，对读者的关爱，对亲人的担当，对生活



的感恩，皆是最朴素的写真中娓娓道来，隽永而清新。其中《小城故事》《一位叫金七星的老人》《母亲》《布尔哈通河的北岸》《无欲则刚》《美好时光》《举轻若重》等，呈现了作者对于故乡、对于《天池小小说》的深情厚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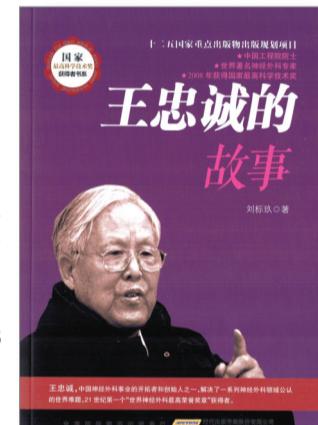
曾维惠

为鲁学院第十九届高研班学员，笔名雯君、紫藤萝瀑布，已出版儿童文学作品100余本，获得过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多种奖项，其“和妈妈一起看的晚安故事”（幼幼版）一套四本——《红色梦》《蓝色梦》《橙色梦》《绿色梦》近日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每本均有30个温暖的小故事，能带给妈妈和宝宝最温馨的睡前阅读时光。



刘标玖

为鲁学院第二十四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报告文学《王忠诚的故事》近日由安徽少儿出版社推出。该书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主人公王忠诚是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他幼时家庭贫困，高中时曾辍学，大学里半工半读，历尽艰辛才完成学业。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医疗队，深为“脑外科伤员无法医治”而苦恼，遂立志从事神经外科。他刻苦钻研，努力攻关，解决了一系列神经外科领域公认的世界难题，为中国乃至世界神经外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书全面展现了王忠诚的奋斗历程，着重刻画了他青少年时期的成长轨迹。



□桫 楠

新文快读

民族正义精神带来的道德救赎——读长篇小说《川流不息》

抗战胜利70年了，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读四川作家黎民泰的《川流不息》，让我有了一次在历史的质感和温度中进行悲壮审美的体验。作者开篇之言：“国难是民族所有人的命运之难，国殇是民族所有个人的精神之殇”，隐藏在这句话背后的，是作为个体的千千万万个同胞的生命的伤亡。在侵略来临之前，民族传统、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中充满封闭、短视、内斗甚至阴谋苟且的成分，但战争毫无悬念地激起了民族共同体内在的血性，活下来的人，他们生命中的某种东西也与国家和民族一起获得了涅槃后的重生。《川流不息》立足于四川民间，以宏阔的抗战史为背景，用传奇的叙事真切地诠释了“先有国、后有家”“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些已经积淀为民族精神的家国情怀。

《川流不息》的故事入口和桥段设置出人意料。作者以民间视角切入，从军阀强迫川西人民种植鸦片入手，前半部分写鸦片本身和朝令夕改的“倡烟”和“禁烟”政令给农民带来的苦难。深究苦难根源，不在鸦片而在四川军政的混乱，地方与中央以及军阀围绕地盘和实力勾心斗角不重生民死活，乡绅子弟作为不同势力的代言人也与民争利。作者将这些史实落在崇义镇的李姓家族身上，李嘉祥、李嘉瑞和李嘉祺三人分别作为不同势力的代表，在各自主子和利益的驱使下“兄弟阋于墙”。作品后半部分的重点，军阀之间的矛盾斗争当然不会消解，但是作者将重点向上推至抗战大业上。兄弟三人率领川军子弟出川抗日，在装备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从西安到太原，又从太原辗转至山东，受尽屈辱却又报国无门。直到徐州会战被

收留，仓促上阵防守滕县，大部分将士战死沙场。尽管李家兄弟各怀异心，但在战场上他们与川军子弟精诚团结，用鲜血和生命一洗川军被称作“烂丘八”的前耻，书写了一曲兄弟同心忠贞报国、“外御其侮”的豪迈壮歌。

川军与日寇在滕县的战斗被写得异常精彩而悲壮，突出显示出作者把控现场的能力。但文学作品除了有动人的语言，更要用形象说话。在《川流不息》中，我看到了复杂的人物群像，其中李家三兄弟的母亲是作者最为着力的形象之一。家学渊源的李氏家族是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中从湖北迁来崇义镇的，老太太是这个土绅家族的家长，作者更赋予了她传统道义的化身。李家三兄弟一直在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家训的传统家庭中长大，但世事变迁之后，只有老太太恪守着家风。她反对李嘉瑞借鸦片唯利是图，支持李嘉祺的禁烟行动；在国难临头时，她深明大义，带头让儿子们投军报国，并拿出钱财资助参军的乡亲安顿家小，她的言行是传统民族情怀的具象化。李家祥在故乡招兵，老太太对儿子和佣人们说：“我家老大要招兵买马去打日本人了！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事，这是所有中国人的心！你们明天一早就到镇公所去，给我报名参军！有不想去的，也可以，那就马上卷铺盖走人，我们李家花园不雇这样的佣人和长工了！”当川西先遣抗日军将士的灵牌回归家乡时，老太太请来戏班子连唱三天大戏，全部是结义英雄、精忠报国的剧目，以告慰李氏家族和崇义镇“满门忠烈”。

时代最能考验人心，在新与旧、利与义和家与国的纠葛中，李家老太太始终不忘家风和道义，这

个形象也是作者立场的体现。此外，作品还塑造了军阀陈军长、何军长，李氏三兄弟及家人，崇义镇和山东滕县的各色民众形象。作者摒弃两元对立的个人立场，塑造的人物性格和角色意识多种多样，也有着不同的道德缺陷和人格弱点。但在共赴国难、保家卫国的战斗中，他们的团结、智慧、勇气和牺牲精神令人感动。贯穿整个故事的人物李嘉祺留洋归来对鸦片深恶痛绝，但却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他只能在抗日战场上以身许国；老大李嘉祥是军阀队伍里的军官，他的行伍生涯在抗日战场上才获得了价值；李嘉瑞是李氏家族在崇义镇的代表人物，对利益如蚊嗜血的本性使他大发鸦片之财，即便在出川的流徙中也不肯舍掉财富，但当他在战场上死去后，他的生命发出了亮光。这些人物形象与传教士维克多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严肃的文学隐喻：民族正义精神带来了道德救赎。

区别于亲历者的抗战文学写作，后世的作家各自在头脑中建构自己关于抗战的梦想，“抗战”俨然成为叙述的“他者”。这不是坏事，历史是由细节和部分构成的，而不是天然就是一个浑然而硕大的整体，时间的距离让后世的观察和叙述变得更加清晰。《川流不息》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作者的目的不是要书写抗战全貌，而是通过川西子弟兵出川抗战这样一个支脉，反映外敌入侵之际人民的觉醒和不畏牺牲的精神。黎民泰熟悉四川，也亲身感受到抗战对后世四川人民的文化和精神生活造成的影响，进入作品中，我们会看到《川流不息》的现实感。

（作者为鲁迅文学院第十八届高研班学员）

青格里的容颜——读丰收的长篇纪实文学《青格里》

□王 晖

近几年，作家丰收在纪实文学领域创作了一系列表现，《西上天山的女人》《蓝月亮》《镇边将军张仲瀚》《西长城》等有力地证明了他的创作实绩。他的书写对象无论是封疆大吏，还是基层的屯戍戍边农工，都有一个朴素可靠的叙事呈现。丰收的写作都有自己独立的视角，他遵循着内心的召唤，平缓而开阔地注视着新疆大地，以本色、细致、贴近心灵的丰盈书写，以不立碑的形式给荒原“第一型”们立碑树传，以温润的不宣传达到有力的宣传，以不张扬的书写达到应有的彰显。新作《青格里》又将他的写作理念，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与延伸。

《青格里》题材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新疆维吾尔族老妈妈阿尼帕·阿力马洪，几十年来收养了汉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4个民族的10个孤儿，将他们抚养长大，帮他们成家立业，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她的声名，因为德行而价值连城。

作家丰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邂逅了这个大家庭，他自然而然地爱上了这片土地，融入了阿尼帕妈妈清贫却幸福的大家庭。他的作品是在与青格里的山山水水的体验里获得的。不知从何时开始，每到大雪封山，车辆只能艰难地穿行在一人高的雪墙中间，他就感到强烈的冲动，必定要投入到那个沉郁忧伤却又干净无比的青格里会一会远方的那些亲人。

《青格里》是纪实的，丰收将笔端对准了阿勒泰草原，充满激情地把握草原的脉动，书写青格里无疆的大爱。作品又超越了纪实，自始至终贯穿一种充满民间情意的诗意力量。从“风雪青格里”“小牛引渡”“骆驼知道回家的路有多远”“什么叫青格里的冬天”“好大一口锅”“山水无疆青格里”等章节一路读下去，新疆最北边的青格里的一幅日常生活画卷在我们眼前展开。拖着小尾巴的河狸、草滩上的羊群、耀眼的向日葵、熊猫山下的院落、飘拂炊烟的毡房、大慈大悲的布尔根河、雪落大野的青格里……这里人烟稀少、人情醇厚，人与人之间近得可以听到对方的心跳。

阿尼帕妈妈是一个纯粹的人，她向丰收悄悄吐

露过心声，她不喜欢被外人看做多么了不起，更听不得被人问收养了几个民族的孩子，对此她甚至是有些愤怒的。她的眼里只有一个生命，生命是大于一切的。这个毫无世俗“野心”的母亲，与丰收有着天然的默契和内在的呼应。

全书12个章节构成浑然有机的整体，围绕着青格里不断地发生、再生发源自这片土地的记忆。一个极具包容的家庭，它的外延和内涵已变得那么深远、无边界。全书各个章节舒缓从容，轻盈之下负载着深邃的思索。

作品如涓涓细流，不急不躁地蜿蜒在青格里的山山水水间，丰收带着对生活的理解和尊重，与阿尼帕妈妈的家人融为一体，那些令人难忘的细节，都是他和他们在亲密的碰撞中得来的。他以自己的行走，获得了意外的相逢。

阿尼帕妈妈的人生充满坎坷，劳累是她大半生真实的写照。阿尼帕妈妈早年艰辛的归国之路，读之令人动容。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她的少女时期就生了根。她的父亲年少时，从青格里到了科布多，“那时候，青格里和科布多还是一个爸爸的两个儿子，从青格里到科布多还是从科布多到青格里，就像从这家到那家串门一样简单”。可是，当父亲想要回青格里时，山河破碎，归途阻隔。全家历经磨难最终回到青格里时，阿尼帕妈妈的父母相继去世，留在人间的是一个17岁的她和6个年幼的弟弟妹妹。

阿尼帕妈妈的人生充满坎坷，劳累是她大半生真实的写照。阿尼帕妈妈早年艰辛的归国之路，读之令人动容。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她的少女时期就生了根。她的父亲年少时，从青格里到了科布多，“那时候，青格里和科布多还是一个爸爸的两个儿子，从青格里到科布多还是从科布多到青格里，就像从这家到那家串门一样简单”。可是，当父亲想要回青格里时，山河破碎，归途阻隔。全家历经磨难最终回到青格里时，阿尼帕妈妈的父母相继去世，留在人间的是一个17岁的她和6个年幼的弟弟妹妹。

书中有不少场景犹如深沉的油画，承载着古老的审美意蕴。有一年寒冬，那是一个饥荒的年份，阿尼帕的妹妹意外地从雪层下刨出了一把麦穗，后来全家人出动了。仿佛上天的旨意，在他们揭不开锅

的时候，老天留下了一片因“运动”而耽搁了收获的麦子地，几个小黑点一样的人在原野上低头拾麦穗。世界寂静无声，原野上只有他们。阿尼帕手捧麦穗流着泪祈祷，整个雪野变得格外肃穆。这情景像米勒的《拾穗者》，又像米勒的《晚钟》。

不管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再苦再难，阿尼帕都像捡麦穗一样拾起没有爹娘的孩子。这个拾取不是为了自己，她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近乎以血饲喂那群孩子。

阿尼帕妈妈收养的哈比扎，头上长满脓包疮，连小孩看了都害怕得躲开。这很考量一个人的内心。女孩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平白无故对她这么好？原因也许就是慈悲。慈悲可以承载生命的航程，阿尼帕妈妈一生都在进行一场生命的航程，她每次看到落难的孩子，都要揽入怀抱，一个都不忍放弃。

阿尼帕妈妈收养的孩子个个不同。有一个因家里交不起50块钱而进监狱的孩子切布，这个犯过小错但本质很好的孩子让她无比内疚，丰收也花了很多篇幅去关照他，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心疼他。切布后来很努力，很能吃苦，终于挺直了腰杆，走出了自己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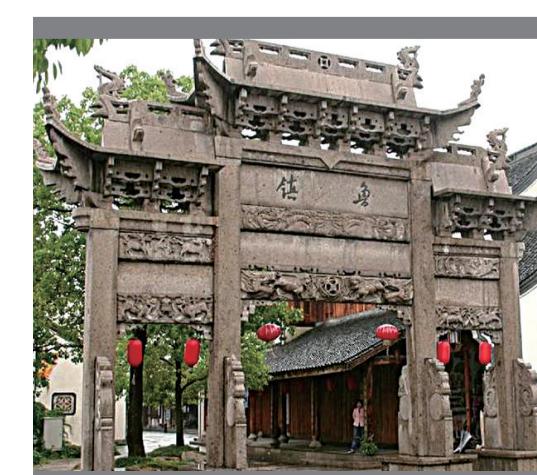
青格里是偏远的，人烟稀少，可是那里的土地令人倾心，所有的生命不约而同地与大地同质，天地人和谐共存。阿尼帕的孙子祖农说，“我们这儿的人都能说好几种语言”，“我爷爷是维吾尔族。奶奶的爸爸是维吾尔族，奶奶的妈妈是哈萨克族。我外公外婆是哈萨克族……我的头发、眼睛像妈妈。奶奶说，我的脸盘还有额头是爸爸的”。这个纯洁的少年道出了青格里最朴素的样貌。

丰收热爱新疆，青格里的生命和脉息与他同在。《青格里》将一个母亲大半生的艰辛足迹一一拓在了白纸黑字上。阿尼帕妈妈身世凄苦，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她对万物是悲悯的。青格里大地上这段不平凡的母爱没有边界，超越了种族、民族的界限。孰德行而言，她这一生不断超越自己。这样的人难道不该被这个世界认识一下吗？

（作者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

杜青

为鲁学院第二十届高研班学员，其新作《活着，就是见证——上高会战亲历者口述历史》近日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家历时两年寻访8省、采访20余位90岁以上参加过上高会战的抗战老兵，通过他们口述抗战历史，并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佐证，而留下的珍贵文字图像记录。全书分三部分：一是参战老兵寻访录（共20人），鲜为人知的抗战细节呼之欲出；二是抗战遗址寻访录（18个），作者亲临现场，引人入胜；三是专访及后人记忆（7个将军后裔回忆），再现上高会战的那段苦难辉煌。作品内容丰富，主题健康，全方位展现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抗战精神，具有史学价值和现实教育意义。



鲁镇
白话文